

老上海私家侦探传奇



神鹰探案集

马正兴 著

群众出版社

I247.56
11

神鷹探案集

马正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鹰探案集/马正兴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14-3335-6

I. 神…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677 号

神鹰探案集

著 者: 马正兴
责任编辑: 晓 潇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426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3335-6/I·1400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奇遇.....	(1)
阴魂不散	(12)
舞女失踪	(38)
沉船记	(63)
电车上的死尸	(102)
汉宫明月	(143)
太平间的鬼魂	(182)
别园双尸	(207)
孪生情仇	(243)
血染悲情	(273)
畸缘末日	(310)
恩仇疑案	(352)
紫色玫瑰	(382)
破镜重圆	(421)
神秘窃贼	(450)



奇 遇

我和“神鹰”大侦探工作多年，经他侦破的各式各样案件近百起，其中大案要案有五六十宗，在这些案件中有悬念跌宕的案中案，有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情杀、凶杀案，也有装神弄鬼亦真亦假的毁誉、盗宝案，还有政治案件。其中有些案件的重要细节如今我仍记忆犹新。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怀念这位与我共患难、同生死，可敬可佩的大侦探，他的形象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显现。每逢他的忌日我总要以不同形式祭奠他，以表对他的深深怀念。我想纪念他的最好形式，莫过于将他的事迹写成侦探小说，使广大读者也能和我一样缅怀这位正直、英勇无畏的英雄。

事过境迁，有些细节虽记忆犹新，但若写成小说毕竟是杯水车薪，幸而我有几大本日记可以帮助我将那些惊心动魄的案件较为逼真地写出来，供读者欣赏。从小学四年级我就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自从成为神鹰探长的助手后，日记的内容便是我同他破获各类案件的过程和我的感受，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爱情故事。哪怕事情



再多，体力不支我也要坚持下去，现在可派上大用场了。

我想还是从我说起吧。

十八岁那年，也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我家和所有沦陷区家庭一样，遭到日本强盗的洗劫，原在闸北的私房惨遭轰炸成为废墟，钱财被抢劫一空，家道中落。虽然胜利了，但带给我们的仍然是饥饿和贫穷。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困难，我只有辍学求职以助父亲一臂之力。一天我求职无门沮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在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鸿运酒楼门前，一个身着短衫长裤的男子与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相撞。后者立即意识到什么，在胸前一摸，转身紧追前面的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遇到了铤手，便自告奋勇地和他一起追上去。短跑是我的运动强项，曾在市中学生运动会男子高中组百米短跑获得第二名，银盾至今还保存着。我在人群中穿梭，很快跑在那位中年人的前面，向铤手迅猛地追去。那小偷身轻如燕，疾步如飞，还不时地朝后张望。他左闪右晃企图跑过弄堂，但当他穿过人群，越过马路，拐进弄堂回过头看我时，却被一名身强力壮的大汉撞了一个满怀。他趑趄向后倒退几步，险些摔倒。就在这时，我已赶到，一把抓住了他。如若他不与人相撞，我是追不上的。他见我年轻好欺与我厮打。我也会点拳脚功夫，那是体育老师教的，虽然不太正规，但擒拿一个盗贼是不在话下的。然而他比我技高一筹，轻而易举地将我摔倒在地，拔腿便逃，但凭借我的轻巧灵活，一个鱼跃抓住他的一条腿，将他按倒在地。谁知在我与他搏斗时，那位中年人已经和几个看热闹的人站在一起观战。

铤手爬起来掸掸身上的灰土，慢慢地掏出钱夹连连向他作揖。

“大侦探，饶了我吧，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嘿嘿……真是名不虚传神鹰大侦探，我才轻轻地碰了一下，你就发觉了。”

我惊讶不已，原来他是神鹰大侦探！

在我们学生中，不，几乎在所有的市民中广为流传的神鹰探案的故事，像福尔摩斯一样家喻户晓，他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见到他而且帮他抓住铤手，真是三生有幸。

神探走近他，讥讽地说：“哈哈……‘神偷’蒋四还有失手的



时候，你的轻功上哪去了？”

蒋四赔着笑脸说：“嘿嘿……人多不好施展……不，不，徒有虚名，徒有虚名……不过，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敢偷大总统的珍宝，也不敢偷你神探的钱夹。真的是开玩笑的……嘿嘿……”

我愣住了，被我捉住的原来是能飞檐走壁的“神偷”。

神探严肃地说：“如果不是这位小兄弟帮忙，我的皮夹子就被你的玩笑开走了……”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到晚上我会把这意大利皮夹子放在你的写字台上的，不过，里面的钱没有了，真的……嘿嘿……”他点头哈腰送上皮夹子。

神探接过钱夹说：“你是不是没钱花了，我给你一点。”说着打开皮夹子。却愣在那儿了。

蒋四赔着笑脸，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美元，说：“在这里，在这里……嘿嘿……原物奉还。”

他狠狠地瞪着他，极其愤慨地使劲抽过钱说：“你真会作弄人，念你还有点江湖义气，这次饶了你，否则送你到局子里去。”

他向他深深地一鞠躬说：“谢谢你，神鹰大探长。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请招呼一声，我愿效犬马之劳。后会有期。”并向神探拱拱手说声再见。

大概心里不服气，败在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手里。为了显示他的绝技也许是对我示威，他从墙根斜着身子沿墙壁“走”上了高高的石库门围墙，并轻快地走了几步，然后纵身如一张纸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众人情不自禁地叫好，鼓掌。我抓到他纯属侥幸。

我欲转身离去，神探搭住我的肩膀说：“小兄弟，多亏你帮忙，这些钱就是你的了。”说着将钱伸在我面前。

我推辞不要，并说能见到他这位鼎鼎大名的神探已经非常荣幸。

他见我坚持不收他的钱，便说：“这样吧，小兄弟，我请你喝咖啡好不好？”



我高兴地点点头，连声说好。

我们走进跑马厅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择位对面而坐。他问我吃过中午饭没有，我谎称已经吃过，但就在这时我肚子叽哩咕噜地叫了起来。他不愧是神探，一眼看出我在撒谎，但不揭穿我又不征求我的意见，给我要了一大碟西点和一杯果汁，他自己则要了一杯咖啡。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用调羹边搅拌咖啡边看着我，而我一边吃一边不时地偷看他。

他有一双如雄鹰般敏锐的眼睛和一只挺直的鼻子，国字形脸显示他的机智和勇敢；宽敞的前额蕴藏着智慧和计谋；浓黑的眉毛使他更加威严；锃亮油光的“大背头”显出不凡的气度。他算不上英俊但很潇洒，浑身爆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令人肃然起敬。

这顿西点虽然不算太好，但对我说来则是美味佳肴，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西点了。他见我吃得差不多了，又招呼服务生端来一盘水果放在我面前。

“慢慢吃，年轻人。你现在读书吗？”

我摇摇头，把嘴里的残渣余孽消灭干净后回答道：“没有，我已经退学了，想谋求职业……”

“你还想上学吗？我可以帮助你。”

“不，我读到高中二年级了。虽然只有一年就毕业了，但是我不忍心读下去了，我要帮助父亲养家了。”

“你想干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什么都行，卖苦力也可以，只要能挣到钱。”

他想了想说：“那好，到我这里来吧，每月给你十五块大洋。怎么样？”

我没有怀疑自己的耳朵，相信自己听得真切，顿时惊喜万分，几乎要情不自禁地拥抱他，但我还是镇静下来。

“我，我能行吗？”

他点点头肯定地说：“行，你刚才的两下子还是不错的。”

我恍然大悟，我在与神偷蒋四搏斗时，他为什么在一旁观战，



原来是“考”我。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整整跑了十天，没有寻到工作，有时还遭到别人的白眼和讥讽。

我们出了西餐馆，他拦了出租车把我带到他的侦探所。汽车在大马路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上行驶，在哈同大楼前停下。大楼的大门两边墙上挂满一块块招牌，但未见他的侦探所的牌子。我跟他上了三楼，在一间办公室门口见到一块金光闪闪长方形铜牌，铜牌中间有个黑色圆圈，圈住伸展双翼雄鹰的身体。张开的双翼和伸出的利爪露在圈外，雄鹰作俯冲状，甚是威武。铜牌中央并排写着“神鹰侦探所”五个遒劲浑厚的隶书，其下是一排英文。他说这块牌子是一位委托人送的，把原来的“沈英侦探所”改为现在的名称。

办公室很宽敞，光线充足，蜡光的地板有点滑脚，凭窗放着两张写字台，一靠背椅后面的墙壁各放置一排书柜，里面放着图书和卷宗。在房间的另一边窗下放了一张大理石台面的实验台，上面有显微镜、天平、酒精灯、烧杯等化学试验仪器和用具，在实验台旁边有只玻璃橱，里面放有一瓶瓶的化学药品。房间的中央放置了两张相向的意大利牛皮长沙发，中间是茶几，显然是接待客人用的。

解放前探案手段落后，不像现在可以应用计算机网络联通，还可以储存案犯的相貌、指纹、血型等有关档案资料，还能应用亲子鉴定破案，当时仅靠血型、指纹等原始手段，即使拍照也要放大好几次才能使用，有时还容易失真，而今还可通过录像，想放多大就可以放多大。

他叫我在对面的写字台坐下，开始和我交谈。

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沈，单名英，正好是‘神鹰’的谐音。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邱，是丘耳的邱，名叶，树叶的叶。”

“邱叶，‘秋叶’，这个名字很好记，不过，秋天的叶子很快要落的。”

“因为我母亲姓叶，在家里又是老大，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我想起清代龚自珍的诗便道：“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他笑笑说：“对，很有诗意，有牺牲精神。我雇用你做我的助手，负责接待委托人，接听电话，整理案卷。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和我一起办案。原来一个助手在淞沪抗战中参军了，后来又随军南下，在长沙保卫战中阵亡了，我很怀念他。希望你像他一样机智、勇敢和爱国。”

“我会的，一定不会使你失望。”我自信地说。

“很好，我欣赏你的自信，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你明天可以来办公，今天算我们谈妥了，我不要你找保人，相信你是诚实的青年。”

解放前找工作都要保人担保，为的是防御雇了来路不明的或偷窃雇主钱财的坏人。

我非常兴奋，做侦探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而我戏剧性地获得了这份工作。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他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的紧张心情渐渐消除了。

“我想看些有关侦破技术方面的书籍。”

“这方面的书我这里没有，其实，侦探并无多大的技术，主要根据案犯留下的痕迹和线索，进行推理探案。你可以看些侦探小说，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还有这些案卷，”他指指我身后的书柜接着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案例。”

“这些侦探小说我在初中时已经看过了。”

“不，那时你是当故事看的，现在要研究它，有意识地去。侦探这行当要动脑筋的，多想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多研究别人忽略的现象，想些别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的事物往往寄寓在‘不可能’当中，还要善于挖掘隐蔽的线索。侦探技术是在实践中学的，实际上所谓技巧就是经验，就是推理、依据自然规律和生活常规进行逻辑推理。当然，要紧紧地联系案情和案发现场的线索、证据以及环境来推理。你平面几何学得怎样？”

“我的几何学得很好，特别对平面几何感兴趣，还经常找些难题来解。”

“很好，几何学是帮助我们思维、逻辑推理，判断事物真伪的一门学科。我们搞侦破不能像警察动刀动枪，当然，有时也用武力解决，那是主要用于自卫或对付反抗的嫌疑人，重要的是以理服人，用推理的方法揭露嫌疑人作案的过程和动机，使他们口服心服，就是在以后科学发达的时代，推理探案也是不可少的，利用先进科学寻求线索本身就是推理过程……现在跟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在以后的办案中我会教你的。

我想起几何老师说的话：一个优秀的侦探一定是解平面几何的能手。

“侦探所要有人值班，我们两人都住在这里，我睡在里间，你在这间睡沙发。”他指指靠门口的一张沙发说，“这就是两用沙发，底垫抽出来会有自动弹起来与坐垫平，就成了一张床。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房间还有一间套间。我出乎好奇，挪开茶几抽出沙发底垫，底垫便自动弹起来，果然成为一张富有弹性的“席梦思”床。

“在那边橱柜里有行李，你可以用，被褥可以不用带了。”

我打开橱柜门，里面有棉被、毛毯、褥单和枕头。

“这些都是干净的，明天天好拿出来晒晒，消消毒。”他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摞洋钱放在我的面前，继续说，“这是你这个月的薪水，十五块大洋。你吃饭和我一样，在二马路就是这个幢大楼的后门对面‘天赐味’菜馆用餐，是包饭，早餐有油条豆浆、馒头稀饭、包子；中午和晚上一样，都是两菜一汤，店里所有的菜你可以随便点，若是要喝酒或请人吃饭要自己付钱，正常用膳饭馆的账房先生会记账的，到月底他会送账单来，开张支票给他就完事了。”

和他告别后，我几乎是“飞”下楼的。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而且每个月都拿这么多，也许会更好。现在钱对我是多么的重要，目前我们家是靠借债过日子，这些钱不仅可以还债，而且可以养活父亲、母亲和弟妹们。现在我心里已经想好了要做的第一桩事。



我出了大楼向跑马厅方向走去，在我吃西点的店里买了我吃过的点心，因为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应该买给爸妈和弟妹们品尝。招待用纸盒装好。我又在隔壁的水果店买了一大网兜水果。

当时我是怎样回家的，走的哪条路，穿过什么弄堂，不用说现在，就是在当时我也毫无印象。

回到家里我先让他们吃西点和水果，他们比我吃得香，父亲虽然也吃了，但始终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吃得很少，看得出心里不是很痛快。为了使父母放心，我把怎样捉住神偷蒋四和遇到神探以及他雇用我的经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很高兴，这才解除父亲的疑虑。

我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妹妹上初中二年级，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她也要辍学，到工厂里做童工，现在她可以安然地继续上学了；大弟上小学三年级，二弟还小没有上学。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懂事的孩子。

我把洋钱和我的一大堆法币交给妈妈，可是她不相信这是我一个月的薪水，还说刚做事哪有这样高的薪俸，硬说我听错了，父亲也这么说，甚至也使我产生怀疑。那时的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就可以买一石米，亦即一百五十斤，够我们一家六口吃一个多月的。不管是月薪还是年薪，反正我能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了，妹妹不要退学做童工，弟弟也可以继续上学了。父亲只肯收下十块大洋，其余的要我去培罗蒙西服店买一套西装，再到鹤鸣皮鞋店买一双皮鞋，还叫妈妈陪我一起去。我推辞不要，想先把家里的债还清。

“做事不像上学，衣冠要整齐，否则客人看不起，老板要歇你的生意。”父亲坚持说。

“我身上这套青年装不是蛮好的，等把家里的债还了，我再买……”

“不行，一定要买！”父亲下命令了。

“你们父子俩不要争了，”妈妈开口了，并对我说，“你爸爸还有两套旧西装，我没有舍得当钱，一套还是蛮新的，指望你爸爸能

找到事情给他穿的，我给你熨一熨，先凑合着穿，要是真的一个月能拿这么多钱，再买也不迟。皮鞋倒是要买一双的，哪有穿西装脚上穿布鞋、回力鞋的。”

“还是妈妈说得对，就买一双皮鞋好了。”

妈妈从箱子里拿出灰色隐条半新不旧的西装，先让我试穿，倒也挺合身的。妹妹夸我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两个弟弟围着我转，说我像大人了。

是的，我是大人了，现在我已经跨进了社会，而且要和魔鬼打交道。

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我逐渐了解到神鹰神探的身世。

他出生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的举人，父亲攻读四书五经，想取得功名，清朝推翻后他的理想成了泡影，便弃学从商，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日本兵占领他家乡，举家逃难到重庆，但在宜昌到重庆的路上，汽车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翻到山沟里，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身亡，其时他在上海租界幸免于难。他本人就读于中央大学文史院哲学系转法学，未毕业便去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学，毕业后曾在英国任大律师的助手，回国后在上海租界开业。他以办案严谨、公正著称。在较长的一段律师生涯中，他深深感到社会黑暗，良莠不分，官府草菅人命，滥杀无辜，阻挠取证，遂想改行当侦探。此举在现在看来幼稚可笑，而在当时则是豪迈之举。促使他下决心改行当侦探的是因为一桩令人心酸的鲜为人知的往事。

日本侵占沈阳后，进一步吞并东北，全国掀起轰轰烈烈抗日运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上海学生响应并到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与北平的南下学生会师请愿，一致要求抗日，收复东北。请愿后，国民党政府使鹰派犬暗杀、逮捕上海进步学生，有四名爱国学生被指控为“乱党分子”。为了拯救他们，他以法学会的名义组织律师辩护团，并任首席律师，在法庭上与检察官、法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法官无可奈何，只好休庭。在休庭期间，当局先派员说服、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企图叫他退出并解散律师团，未果。当



局狗急跳墙，绑架他的恋人要挟他，而他未屈服，并雇私人侦探查明真相，以便掌握证据揭露当局的阴谋，取得胜诉。可是这个私人侦探被收买，反而出庭作了伪证，这场官司他输了，四名爱国学生被判入狱，直到国共合作抗战开始才予以释放。但是他被绑架的恋人永远没有回到他的身边。为了灭口，绑架他恋人的鹰犬杀害了她，他挥泪掩埋了恋人的尸体，愤然离开法律界当了一名侦探。

他常对我说，在青洪帮、军统特工和侦缉队横行，官府腐败黑暗的社会里侦探是个危险的行当，得罪了他们要遭飞来横祸，得罪破不了案。若要为被害人伸张正义，要善于和恶势力周旋，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代价。他还告诫我，侦探应以社会为家，不应有恋人和家庭。但他后来还是背叛这诺言，感情战胜了誓言，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名女郎，并组织了家庭。

我深沉地感到：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它就像命运一样左右我们的人生。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上班，打扫卫生，整理零乱不堪的书籍和案卷，拂去上面的灰尘，将它们排列有序地放回橱柜里，然后把被褥晒在凉台上。我做完了应做的事情，便研读《福尔摩斯探案集》。

他用过早餐走进办公室见室内清洁整齐，玻璃窗透亮，表扬了我，还奖赏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这支金笔至今我还珍藏着。

他打量我一番，说我身上的西装不是我的，一定是我父亲的。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

他说：“这套西装虽然合你的身，但中学生一般不穿西装的，衣服又不是新的，如果是你自己的就不会这样合身，因为你正在长身体。”

我点点头表示佩服。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神探，我们学生都这样称呼你……”

“你不要称呼我是神探，我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错误，也有破不了的案子。”



“那么，就按照我们的习惯，称你老师，我是你的学生。老师，我们第一次见面，在西餐馆里我说吃过中午饭了，这当然是谎话，你是怎么知道我说谎的？”

他微笑地回答道：“人说谎时心态是虚的，眼光是暗淡的，而且总要躲别人的眼光，说完谎后马上又偷看对方的反应。”

我服了他了，真不愧是大侦探，对生活中的微小细节研究得如此透彻。

我继续研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画有图形的几何题。这是他惯用的休息的方法，正如有些学者休息时拉小提琴、看小说、解数学题一样。我问他解什么题，是否可以给我解。

他说：“这是一道难题，要添好多辅助线，但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解它，仅作消遣而已。”

我画好了几何图形，开始解题，就在这时候，一对夫妇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打破我们的平静。



阴魂不散

这对夫妇神色慌张，说他们家里闹鬼，请神鹰大侦探破案捉鬼。

我的老师请他们坐在沙发上，定定神。我给他俩一人沏了一杯茶，便准备记录。丈夫呷口茶开始讲述案情。

“我叫张明玉，是‘阿迪伦’公司的副总裁，这是我的太太黄爱玲。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住在祖产别墅里。别墅就在徐家汇大教堂过去一点，一直安然无恙。可是近日深更半夜连续闹鬼……”他有点谈虎色变，便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的汗，“鬼浑身发光，脸上也有光，还能把头搬下来左右移动。这鬼不仅出现在客厅里，还出现在我们房门口和我父母、女儿、佣人的房门口，当然，最多还是在客厅里游荡，打破器皿。请神鹰大侦探还有你帮帮忙。钱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把鬼捉住或赶走，而且以后再不出现，开多少价我们都能答应……当然，我们相信大侦探不会乱要钱的。”他自知失言，最后加了这一句话。

他太太接着说：“鬼好像是女的，长长的头发，从不发出声音，



走路轻飘飘的，有时一步一跳，尤其是上楼，好像是一格一格蹦上来的。我们的房子里从来没有死过人，他祖父祖母都死在医院里的，花园里也没有埋过死人，别墅是干干净净的……当然，在我们家的附近曾经有过坟墓，但早就平了，也盖了不少房子，没有空地了，可是人家家里没有闹鬼，只有我们家。你们说怪不怪？”

神探问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天前，连续三个夜晚了。第一次出现时我们没有介意，因为有的人见到，有的人没有见到，东西也没有打碎。第二次出现大家都见到了，还把一套水晶茶具敲碎了，鬼魂还出现在我们和我父母、女儿的房门口。第三次三个佣人都见到了。昨天，对，就是昨天夜里又出现了，所以，我们来请你们帮助。”说完后，张先生呷了口茶。

张太太说：“我们一家人都是信天主教的，人死了要上天堂的，不相信有鬼，但是我还是烧了纸钱给它，可是昨天夜里鬼还是出来闹了……纸钱烧少了？”她似乎问自己又好像问我们。

“你们相信世界上有鬼吗？”我的老师问。

“我们是信上帝的，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鬼！”张明玉说，“现在我们相信了，真的信了。”

“是的，我本来也不信，只信上帝。但鬼已经到我们面前了，不能不信，也不敢不信。你们说是不是？”这次张太太明确地问我们。

但我们没有回答她。

神探问道：“上海沦陷时别墅谁住？”

黄爱玲女士说：“上海沦陷前，我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当时请张妈一家人搬进来住。她是我们家的老佣人，主要是看房子。听张妈是说日本人侵入租界，就把他们一家人赶出去了，别墅住进了日本兵的大官，胜利后才归还给我们。”

“现在你们家里住几个人，除了你们以外还有谁和你们住在一起？”我问道。

张先生回答道：“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有张妈和厨师李师傅，还

